

伊恩·兰金作品系列



死魂灵

Dead Souls

(英) 伊恩·兰金 著

李旭大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死魂灵
Dead Souls

(英) 伊恩·兰金 著
李旭大 译

DEAD SOULS by IAN RANKIN

Copyright: © 1999 BY JOHN REBUS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826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魂灵 / (英) 兰金著, 李旭大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3-0563-1

I. ①死… II. ①兰…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4880号



谢刚 主持

死魂灵

(英) 伊恩·兰金 著; 李旭大 译

责任编辑: 邹 琦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272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63-1

定 价: 38.00元

午夜文库——



伊恩·兰金 Ian Rankin (1960—)

伊恩·兰金，被誉为苏格兰黑色之王，当代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之一。

兰金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在苏格兰的法夫郡，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葡萄园工人、养猪工、税务员、酒类研究者和音响器材记者，并以主唱身份加入过一支名叫“舞蹈之猪”的朋克乐团（这个乐团及其录制的专辑也曾在他的小说里出现过）。兰金从小就对流行音乐有特殊的喜好，这使得他对歌曲填词产生了很大兴趣，并在求学期间陆续发表了多篇诗词作品，而后转向了小说创作。兰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了三部小说，最后一部就是让他蜚声文坛的约翰·雷布思系列首部曲《不可忘却的游戏》(*Knots and Crosses*)，当年他只有二十七岁。

让人惊奇的不只是他踏入文坛的年龄，更特别的是，兰金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却塑造了一位四十岁、离婚、酗酒而且烟瘾极大的雷布思警探，并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复杂的警察世界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字功力，肯定无法在竞争激烈的英国大众文坛脱颖而出。这本兼具惊悚与悬疑气氛的警探小说深入描写了人类心理层次的黑暗面，加上鲜活的人物个性与深入贴

近社会的叙事角度，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也鼓舞兰金继续写下去，一写就是二十几个年头。迄今为止，他的十七本系列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一国文字出版，兰金也早已成为英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兰金在英国文坛的成就极高，曾获得声望卓著的钱德勒—富布赖特推理文学奖。他曾经四度获选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匕首奖，其中《黑与蓝》(*Black and Blue*) 荣获一九九七年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金匕首奖，同时获得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爱伦坡奖提名。一九九九年，《死魂灵》(*Dead Souls*) 再获金匕首奖提名；二〇〇四年，《掘墓盗尸人》(*Resurrection Men*) 夺得爱伦坡奖最佳小说奖；二〇〇五年、二〇〇七年两度赢得英国国家图书奖年度犯罪惊悚小说奖。

二〇〇二年，兰金因其文学贡献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二〇〇五年获得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代表终身成就的钻石匕首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钻石匕首奖得主；同年，兰金再获法国推理小说大奖、德国犯罪电影奖与苏格兰杰出人物奖，并于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五年间获得四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兰金目前与妻子和两个儿子住在爱丁堡，与著名作家 J.K. 罗琳比邻而居。据传，他曾指导罗琳尝试侦探小说的创作。

伊恩·兰金 作品年表

- 1986 The Flood
1987 Knots and Crosses
1988 Watchman
1991 Hide and Seek
1992 Tooth and Nail
Strip Jack
A Good Hanging and Other Stories
1993 Witch Hunt
The Black Book
1994 Bleeding Hearts
Mortal Causes
1995 Blood Hunt
Let it Bleed
1997 Black and Blue
1998 The Hanging Garden
1999 Dead Souls
2000 Set in Darkness
2001 The Falls
2002 Resurrection Men
Beggars Banquet
2003 A Question of Blood
2004 Fleshmarket Close
2005 Rebus's Scotland: A Personal Journey
2006 The Naming of the Dead
2007 Exit Music
2008 Doors Open
2009 A Cool Head
The Complaints
Dark Entries

这是一个充满失踪者的世界，而且失踪者的数目一直都在增长。我们知道关于活着的方式；我们听说过关于死亡的方式；他们所处的地方就介于二者之间。他们在那游荡着，孤单而不为人所知，就像影子一样。

安德鲁·欧哈根^①，《失踪者》

有一次，我错上了一辆开往卡登登镇的火车……到达卡登登镇时，我下了车，等待返回爱丁堡的下一趟火车。当时我筋疲力尽。我想，但凡卡登登镇看上去顺眼一点儿，我就会留下来休息的。如果你去过卡登登镇，你就知道那里的情况有多么糟糕。

凯特·阿特金森^②，《博物馆背后的秘密》

^①安德鲁·欧哈根（Andrew O'Hagan, 1968—），苏格兰小说家，《失踪者》（*The Missing*）是他的首部作品，是一部纪实小说。

^②凯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 1951—），英国小说家，现居爱丁堡。《博物馆背后的秘密》（*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Museum*）是她的处女作。

引 言

《死魂灵》完全是在爱丁堡构思和创作的——这是我自开始创作雷布思系列第一部小说《不可忘却的游戏》以来的第一次。此前的那些作品是我在伦敦有限的四年期间写的，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我在法国农村的六年内写的。现在，我回到了爱丁堡……我开始担心我再也写不出关于这个地方的作品了。这种担心也是现实的：我已经习惯了通过空间距离帮我想象一个虚构的城市；如果我在爱丁堡四处走走，发现这些年我关于爱丁堡的理解有误，那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这些担心没有必要。

《死魂灵》是根据“快乐小分队”乐队^①的一首歌命名的。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不是那种适合在婚礼上播放的舞曲。当然，我知道这个歌名的原始出处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没有完成的小说《死魂灵》。“扭曲的天才”这个短语可能就是为果戈理而创造的。在《死魂灵》的上半部分出版发行之后，他却把下半部分的草稿付之

^①快乐小分队 (Joy Division)，一九七六年成立于曼彻斯特的后朋克 (post-punk) 摆乐乐团，歌词多晦涩而消沉。《死魂灵》是他们一九八〇年的一首歌。

一炬。此后，他又继续这部作品的创作，直到他的宗教老师说服他彻底放弃文学。于是，他第二次创作的这部作品的下半部分又被他付之一炬。十天之后，果戈理便去世了。

我的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失去”，第二部分为“找到”。这两个部分都引用了果戈理作品里的一段话，其中第二部分引用的是他写下的最后几句话。我很早就为这本书想好了名字。我知道我想写一本关于失踪者的书；在为《黑与蓝》这本书搞调研的时候，我就对他们产生了日趋浓厚的兴趣。在一本名为《失踪者》的纪实作品中（我读这本书是因为它里面描述了一些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格拉斯哥和苏格兰的连环谋杀案），新闻记者安德鲁·欧哈根就失踪现象，以及某个人的失踪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空缺进行了探讨。在欧哈根作品的激发下，我写了一部长达七十页的中篇小说《死亡不是终点》（这个篇名源自鲍勃·迪伦，不过我首先接触到的是尼克·凯夫^①的同名作品）。那部中篇小说是应一个美国出版商的要求写的，可是直到书稿完成，他似乎还没有为那本书找到市场。由于担心那部小说可能不会发表，我决定对它的各个部分进行“拆装”，把它改编成我的下一部长篇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尽管其结果不同。

这么一来，我就开始着手把一部中篇小说改编成一部长篇小说。在此期间，我遇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一个曾经因为恋童癖而服过刑的人住在斯特灵的一栋毛坯房住宅楼里。当地居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出于本能的反应，他们把那个人驱逐了出去。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让我想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件事继续了此前我的作品《空中花园》触及的主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衡量对和错？二是雷布思一听到有“隐藏的”恋童癖就产生膝跳反射，这正是处于他那个年龄和阶层中的许多人的反应——他们必把那个坏蛋“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不是那种遇到挑战就退缩的人；我想要看看我是否

^①尼克·凯夫 (Nick Cave, 1957—)，澳大利亚音乐人、作家，著名摇滚乐团“尼克·凯夫与不良种子” (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 的灵魂人物。

能够改变他对他一些问题的看法……

我还想让他回到家乡，回到生他养他的法夫中部。在我的许多书中，尽管雷布思每一次回到法夫都事出有因，但是《死魂灵》几乎是我对自己的背景所进行的一次完整回顾。中学时代“热情”的詹妮斯对雷布思的回忆事实上借用了我的记忆和轶事。我们还了解到更多关于雷布思少年时代的事情，包括：他（跟我一样）出生在一个活动板房内，不过（跟我一样）在出生后不久就搬到了一座连栋房屋里。我们会看到（跟我一样）他在家乡小镇的哥德（哥德是哥德堡的简称）酒吧喝酒，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带回来一条丝巾，正如我父亲那样。其中的大部分都在我给雷布思校友取的名字上得到了体现：布赖恩和詹妮斯·米。事实上，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和我大部分作品中的人物一样，都是“我”。雷布思是他们的代表。

尽管这本书的基调显得有些悲观，但是其中不乏圈内的笑话。书中的哈里是“爱丁堡最粗鲁的酒吧老板”——在现实生活中，他是牛津酒吧的老板，也只对我们几个跟他交往甚密的人粗鲁一些。书中提到的盖塔诺夜总会是根据美国犯罪小说作家尼克·盖塔诺的名字命名的，他也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尤金·伊兹^①来写作。在我开始创作这本书之后不久，他神秘死亡了，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这样的。事实上，本书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无头马车夫（后来成为一家酒吧的名字）就是韦尔少校，爱丁堡的黑暗传说之一。一六七八年，韦尔和他妹妹被当做巫师和巫婆逮捕，最终被处决。

在现代生活中是否有猎巫行动？看看大众媒体怎样对待那些被怀疑是恋童癖的人就知道了……

《死魂灵》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本标志性的书——这是我第一次将书中人物的冠名权交给慈善团体进行拍卖。现在我平均每本书要卖出去六个人物，但是在《死魂灵》里只有一个。拍卖获胜者是我的一个

^①尤金·伊兹 (Eugene Izzi, 1953—1996)，美国犯罪小说家，尼克·盖塔诺是他的笔名之一。伊兹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日被发现吊死在自己位于十四层楼的工作室窗外，身穿防弹背心，口袋里装有指节套环和辣椒喷雾，桌上留有未完成的书稿，死因至今是个谜。

朋友，但是她并不想用自己的名字，而希望将这项荣誉转赠给她在美国的一个朋友。那是一个名叫弗恩·博格特的女人。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像苏格兰人。”我抱怨道。

最后，我觉得“弗恩”听起来像个假名。什么样的人在出去工作的时候会使用假名呢？当然了，一个妓女！于是，尽管不太情愿，正直清白的弗恩·博格特在书里变成了爱丁堡的一名妓女……

关于《死魂灵》的最后一件事是：在一次读者交流的问答环节中，有一名读者向我提出，我在书里用了“框架桌”这个词，但实际上我指的是“折叠桌”^①。她是对的。我把这个错误保留了下来，给大家

目 录

1	序 幕
5	第一部分 失去
259	第二部分 找到
491	尾 声

序 幕

从这个高度往下看，沉睡的城市就像一个孩子的作品，不受想象力的约束。火山可能是黑色的黏土，顶上坐落着的坚固城堡上是歪歪斜斜的锯齿状红砖。橙色的街灯就像残留在棒棒糖上的揉皱的糖纸。

福斯河中，黑色绉纸折成的玩具船上有小手电筒灯泡的亮光。在这个小型宇宙里，老城参差不齐的尖塔可以是按一定角度摆放的火柴棒，王子大街花园就是魔毡玩具板。纸板盒做出成排的公寓，上面用彩笔详细描绘出门窗。吸管做成排水系统和下水管道，一把小刀——也许是手术刀——就可以割出一扇门。不过，从门外往里看……从门外往里看会毁掉这种魔力。

从门外往里看就改变了一切。

他把手插进口袋里。风在耳边不停地吹着，他可以把它当成小孩的呼吸，然而那是现实在他耳边怒吼。

我是你能感受到的最后的冷风。

他向前迈出一步，越过悬崖的边缘向黑暗中望去。亚瑟王座山就

在他的背后蜷缩着，默不做声，似乎因他的存在而被触怒了似的，准备向他扑过来。他安慰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只纸做的老虎。他的手指滑过折叠起来的报纸的边缘，但却没有看，然后意识到他是在轻轻地抚摸着空气，于是自嘲地笑了。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过去他曾经在白天的时候来到这里。几年前，他或许还跟一个恋人手牵着手来过，看着下面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后来，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在这个山顶上照过相，而且还关照他们不要靠近悬崖边。作为父亲和丈夫，他竖起衣领，注视着重重灰影构成的爱丁堡，和家人一起从高处看可以让它变得有立体感。他慢慢地环视着、领会着这座城市；感觉到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控制的。

不过现在，在黑暗之中，他理解得更加透彻。

他知道生活是一个陷阱，狭窄的入口最终会关闭，任何一个认为靠欺骗就能获得成功的蠢货都不会逃脱。远处，一辆警车发出刺耳的警笛声，不过不是来抓他的。在索尔兹伯里峭壁^①下面，一辆黑色马车正在等他，无头的马车夫已经不耐烦了。马儿们抖动着，嘶鸣着，铆足了劲儿准备起程往回赶。

“索尔兹伯里峭壁”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押韵俚语。它的意思是白粉，海洛因。“莫宁塞德速度”^②指的则是可卡因。在这个时候，吸一口可卡因可以让世界焕然一新。不，一口可卡因还不够。亚瑟王座山可以是毒品堆成的，在这个玩具世界里，没什么是不可以的。

在黑暗中，身后有一个人正朝他靠近。他转过身去，又猛地把头扭开，突然非常害怕看到那个人的脸。他开始说话了。

“我知道你会觉得难以置信，可是我已经……”

他永远都不能说完这句话了，因为他现在正飘荡着越过这座城市，

^①索尔兹伯里峭壁 (Salisbury Crags)，位于爱丁堡皇家公园中部，是亚瑟王座山上一系列高约四十六米的岩石峭壁。

^②莫宁塞德 (Morningside)，爱丁堡一个富裕的上层社区，“莫宁塞德速度”被爱丁堡人当做形容吸毒快感的俚语，代指可卡因。

衣服向上翻起，盖住了他的脑袋，掩住了最后的、从内心发出的喊声。胃部一阵翻腾，感觉空空荡荡的。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马车夫在下面等着他？

这时，他突然想到，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任何其他世界，他都再也看不到他的女儿了。

